

# 報中

訊通內館

期八第 卷二第 月八年七十三國民

國家圖書館藏

# 館內通訊第二卷第八期目錄

封面：牯嶺正街本報廣告牌

出版法的存廢與修正

儲玉坤

新聞記者的修養

止一

記本報廬山辦事處

問渠

採訪莫千山新聞

儲裕生

我怎樣和同業競爭

宋麟

關於調整刊價

文焯

館內大事月記

## 一月工作彙誌

從政局說工作

范一心

生活的牽制

小中

從困難中加強採訪

我在嘉山

我的意見

感謝與困難

發行工作雜誌之三

申報掌故譚

新聞講座之十四

新聞界新聞

申報在南通

我與申報

安徽巢縣的新聞界

孟春雲

胡興武

陳德馨

李博泉

用另

彬之

君默

寅

凌松壽

楊永濟

汪鑑卿

本刊有機密性  
只限本人閱讀



# 出版法的存廢與修正

儲玉坤

南京新民報受到永久停刊的處分，據內政部發言方面。

人談稱：「處分新民報是因為該報違反出版法第二一條第二三兩款，出版品不得為損害中華民國利益及破壞公共秩序之宣傳或記載之規定，乃依照同法第三二條之規定，予以永久停刊處分」。因此，新民報事件便引起了出版法的存廢問題。

上海大公報社評「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首先提出：「我們要求廢止與憲法抵觸的出版法，給新聞界以言論出版的自由」；接着，正言報也舉行一個座談會，異口同聲，一致主張廢止現行出版法；但是南京中央日報邀請首都文化新聞界著名之士，舉行出版法座談會，綜合許多人的意見，認為現行出版法仍有存在的必要，不過對於出版法修正案尚須慎密研究。本報社論「報人的責任」，強調報人對於國家社會應負有積極的扶助倡導的責任，同時並重新聞自由與新聞責任，自可視為出版法存廢問題論戰中的「第三

但是，現行出版法有無存在的必要？假如不廢止又怎樣修改？都是有關我們報人的問題，自然極感興趣，願就平時研究所得，提供一二，在本刊發表，請本報同仁指教。

「新聞自由」，不論為國際和平打算，或為國內民主着想，都是應該盡力維護的，而且我們敢大膽地說：「國際間若無新聞自由，就沒有和平可言；國內若無新聞自由，即無民主可言」。這是天經地義的本原則，既無須說明，也不必加以辨護。但是新聞自由和別種自由一樣，並不是漫無限制的。

在各民主國家的憲法中，無不規定人民有一意見自由（Liberte d' opinion），英人稱為討論的自由（Freedom of discussion），我國新憲法也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是也有種種限制。例如蘇聯唯有勞動階級才有言論自由，政府

南京圖書館藏

並予以保障；這是蘇聯的特殊制度，姑置勿論；即如在歐美各民主先進國家，凡是言論著作足以敗壞風俗、煽動罪惡、妨害治安的，國家也得干涉，限制其自由。其辦法有二：一為預防制(Système Préventif)，凡屬出版品在出版之前，均須經主管機關審查及許可，始可出版；出版後若有問題，仍須受法律的制裁。

另為追懲制(Système Répressif)，出版品在出版之前，不受任何機關的干涉，但出版後須負法律上的責任。大抵英美採取追懲制，大陸國家採取預防制，而預防制又可分為兩種，一為檢查制(Censorship)，另為保證金制(Cautiement)。出版後若觸犯法律，則保證金即予以沒收。論理以追懲制為最佳，預防制足以束縛人民的言論，延遲出版的時間。但是在非常時期，要實行統制新聞，又不得不採取預防制。例如英美在兩次大戰期內，也設立檢查報紙的機關，以統制大戰期內的新聞。

戰後世人都醉心「新聞自由」，殊不知新聞自由也有範圍。今年三四月間國際新聞自由會議在日內瓦舉行，對於新聞自由通過許多決議，擬訂許多種草案，其關於新聞自由也規定：每一個人都有思想和言論

的自由，這些自由均屬於人權的一部份，政府不應加以干涉；新聞自由也有其責任及義務，不能逾越下列八項的限制，否則即應受法律的制裁。這八項限制是：(一)有關國家安全利益必須保守機密的事項；(二)煽動人民以暴力推翻政府組織的言論；(三)煽動人民犯罪的言論；(四)敗壞風化的言論；(五)破壞司法公平審判的言論；(六)侵犯著作權或版權；(七)誹謗他人聲譽的言論；(八)中傷國與國或人與人之友誼的虛偽或歪曲事實的有系統的報道。

由上所述，出版法仍有存在的必要。但現行出版法係於廿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經立法院通過者，那時尚在國民黨訓政時期，故其內容自不能適用於今日憲政時期，不得不加以徹底的修改。政府當局也已有相當的準備，據行政院新聞局長董顯光談稱，出版法修改草案，業經行政院政務會議通過，只要通過立法院之後，即可頒佈實施。又因立法院提案太多，未及議及出版法，即告休會。預料至九月間復會後，必定提付討論。作者願乘立法院討論出版法之前，提出兩項建議。

第一，現行出版法第四章，「出版品登載事項之

限制」：第廿一條規定出版品不得為左列各款之記載：（一）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違反三民主義者；（二）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三）意圖破壞公共秩序者。上三款自不能適用於今日，應加以修正，但聞修正案中仍規定：出版品不得為左列各款言論或宣傳之記載：（一）意圖顛覆政府或危害中華民國者；（二）妨害邦交者；（三）意圖損害公共利益或破壞社會秩序者；我們認為亦有不妥之處，而應採用國際新聞自由會議的決議，列舉上述八項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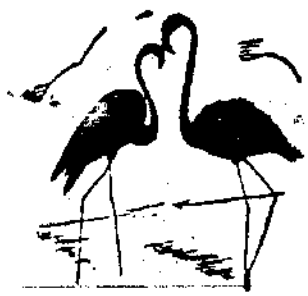
第二，現行出版法第五章行政處分，規定由行政官署實施，不無與憲法抵觸之處，修正案雖加修正，但無多大出入。我們認為違法出版品的處分，不論是停止發行（有期或永久）或扣押出版品，最好不能由行政官署隨意實施，而應歸司法機關執行。否則流弊滋生，所謂新聞自由，恐將有名無實，因為八項限制所規定者，也非常廣泛而籠統。全國性的報紙所有記載，在甲地固可視為無問題，但在乙地却可目為違法，即加以行政處分，扣押其出版品，試想今後的中國報業如何能發達呢？

八月四日，上海。

## 本報在滬首先傳出

# 改革幣制消息

本報在上海，最先發佈政府改革幣制消息的，是在八月十九日。當時，上海市場各貨物價格，因改革幣制消息傳出，紛紛上漲。本報記者，於十九日，在滬京路，與各界人士，就改革幣制消息，交換意見。據悉：政府改革幣制消息，係由南京發出的。消息傳出後，上海各界，均極注意。本報記者，於十九日，在滬京路，與各界人士，就改革幣制消息，交換意見。據悉：政府改革幣制消息，係由南京發出的。消息傳出後，上海各界，均極注意。本報記者，於十九日，在滬京路，與各界人士，就改革幣制消息，交換意見。據悉：政府改革幣制消息，係由南京發出的。消息傳出後，上海各界，均極注意。



## 新聞記者的修養

止一

當新聞記者的，須下一番修養功夫。當記者原不爲名，也不爲利，若僅是爲名爲利的話，還是不幹的好，因爲當了記者，未必能名利雙收。

所謂記者的修養，當從教育說起。第一須先受訓練，對於各種科目，至少都要有一點門檻，同時又須有一枝能達意的筆，一雙善於觀察的眼，更需要一個合於邏輯思想的頭腦。凡是文學、經濟學、社會學、史學、政治學、商法、國際法，全要懂得一點。這幾門學問，初看似乎一無用處，但如到了用得着的時候再去研究，就嫌太晚了。

然而僅僅應用這點淺嘗的普通智識還是不夠的，至少須有一種專門學問，經過深切的研究，否則便沒有權威可以發表任何意見。須知現代讀者的水準很高，除非能證明你對於某種問題用過一番功，決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再進一步說，假如你已有了普通的智識，又加上專門的學問，而仍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還是一個不够用。新的學說，新的發現，繼續不斷地在進行着，如不急起直追，是要落伍的。因此，必得時時學習，時時研究。最緊要的一著，在養成一種閱讀能力。閱讀要求其快，當記者的最好能「一目十行」，甚至「一目百行」。據說這種閱讀能力，是可以練習出來的。在看書的時候，把錶放在前面，每看十頁，需時幾何，以後逐漸遞減，以看得快而仍能明瞭其大意所在爲主。這非集中精力不可，行之既久，或許可以加速到一倍或二倍。不過看得雖快而所得印象，模糊影響的，仍是無用。不但看書要快，便是寫文也須求其快，即不能「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至少每小時也要能寫到千字左右才行。

在報館的編輯營業兩大部份中，最好都能得到一

點經歷，這樣方才：（一）能够與各階段都有接觸；（二）懂得新聞價值；（三）養成評判力量；（四）寫作決而且好。凡是不會做過採訪工作的，便不懂得怎樣觀察，不懂得怎樣和人們交往；不動手去編的，不會明白在去取之間，怎樣謹慎從事；不到過排字房和機事間的，不會知道何者可以做到，何者萬難做到；不在營業部辦過事的，不會了解廣告和發行上的許多問題。

其次為合作精神，萬不可少，假如對於各部狀況，都能了解，便很容易和人家合作，尤其在發生問題時，因互相合作而都順利地解決了。

記者的另一重要任務為懂得讀者的心理，和他們同其喜怒哀樂，表示同情，打成一片。倘然平日對於人們的興趣，不加研究，那末寫出來的東西，「隔靴搔癢」，決不為人所歡迎。

求知慾也是很重要的。對於任何問題，總希望能懂得一些。事無大小，不妨用好奇心去研究一番。要是他的記性好，一切都會變成有用的材料，寫出很好的結論來。

養成評判的力量，也很關重要。事情的真偽，是非，曲直，有時可以攪得頭昏眼花，要是分別不清，

那就站不住了。尤其在寫下來的時候，總說或不應說，以及說到怎樣一個分寸，如果沒有健全的評判力，如何能頭頭是道，絲絲入扣。評判力怎樣才能養成呢？這有賴於平時的修養了。要是不讀書，無經驗，評判一事大都會錯誤的。這雖與一個人的年齡有關，但開始訓練總是愈早愈好。

身為記者，立身行事，常為人所注目，因此在道德方面，決不容有任何污點。一個不乾淨的靈魂，難免要受人攻擊。而且記者所受到的誘惑，更比旁的職業來得多，德性不堅定的人，往往會墮入陷阱而不自知，這是何等危險的事。所以砥礪德性，天天該下功夫。

此外，記者更須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要是他認為是對的，有益於大眾的，他應該不怕懼任何威脅與利誘，而只照他所認為是的做去。不妥協，不屈服的精神，在一個記者立場說，斷乎不可少。這樣，他才能在社會上占得領導的地位，做輿論的代表。他不但需有實踐的精神，同時也需有崇高的理想，這都是從平時修養方面得來的。（節譯 Spencer: Editorial Writing）



# 記本報廬山辦事處

問渠

## 是廬山？是牯嶺？

姚吉光兄七月卅一日晚上便到達牯嶺了，他的行李二日纔到。三日上午，他打開公物箱，取出在上海製就的辦事處招牌，和指路牌，糟糕！

在牯嶺，當我接到總館電報之前，我已作了二塊廣告牌，四塊指路牌，爲了描招牌字，曾花費我一個下午。我作的都是「牯嶺辦事處」，而總館作的都是「廬山辦事處」。於是，吉光兄和我都迷惑了：

是牯嶺？是廬山？當然以總館爲準。吉光兄找出一顆收信用的圖章：

「一看，這是廬山辦事處。」然而，又糟了！另外一顆，作爲辦事處的正式圖記，却又分明是：「牯嶺辦事處」。

好，我們採取了折衷辦法：是廬山辦事處，也是牯嶺辦事處。知道內容的，是一處兩稱呼；不知道內

容的，還以爲中報有兩個辦事處呢，一個是廬山，一個是牯嶺。廬山轄區大，牯嶺轄區小，說起來，聲勢却是滿赫赫的！

## 沒有想到能租房子

疏忽的原因，由於事先毫無準備。誰也沒有想到



牯嶺特派員劉問渠



在牯嶺能找到合適的房子，成立辦事處。六月底，我已奉命準備到牯嶺，總編輯有一天到南京開會，談到牯嶺租房子問題，因為房子太貴，一棟要一千美金（時值四十億），最多利用三個月，划不來。因此，七月六日，我在上海向總編輯請示業務之後，我問：「不是找房子呢？總編輯還說：『你到那裏看看再說吧。』」

當時並沒有能租房子的信心，所以無準備，我甚至連被蓋都沒有帶，到牯嶺後便住胡金芳旅社。新聞報南京特派員陳丙一兄比我早到一星期，也住在那裏。他曾看過一棟，要五百美金，於是新聞報決定不租了。我當然也沒有想到能租房子。

我是七月十日到牯嶺的。第二天，我先打聽發行情形。第三天，我無意中間中國旅行社胡以安兄有沒房子。他說：有，我派人帶你去看。看了第一處，爬坡爬得我氣喘吁吁，渾身大汗。房子還勉強，傢俱太少，要四百光洋（時值八億五千萬元左右。）我想，這樣的大坡，總館同仁來了時一定會罵我的，於是

我問僕我看房子的老胡：

「有沒有坡子少一點的房子？」

他想了一會，說：有。於是帶我到河南路一一三五號。

### 長途電話中的決定

河南路是牯嶺主要街道之一，路面寬而平，是唯一沒有上坡下坡的坦途。路口在胡金芳門前不遠，拐進來，走不到五分鐘，便下了的二十餘級的台階，一棟房子出現在許多房子中間，被樹木圍繞着。老胡指着牠：

「就是這棟。」

坡很少，符合了我第一個條件。週圍都有樹木，保證牠的涼爽，而前面，還有一個小花園呢！打開門看，滿屋是傢俱，好像進了傢俱店。看房子的人告訴我，房主是一位退職的師長，他有兩棟，去年賣了一棟，便把那棟傢俱併到這棟來，所以特別多。

談到價錢，看房人要五十担米，絕不能少。那天牯嶺米價，最好的是一千七百萬，最壞的是一千四百萬。租房子論米，普通都是指中等的。房裏沒有電燈，他允許租妥後即時裝設。

我估計，大約八億左右就可以租妥了。我應該試

一試，於是下午便掛了上海的長途電話。電話到晚上十時半纔接通，我先後和趙卜兩副總編輯說話。總編輯不在報館，卜副總編輯用電話請示後告訴我：租，房租明天電匯！

在電話中決定了租房子，成立辦事處。這樣的決定，當然沒有任何準備。

十三日，我找看房子的具體談價錢，居然按一千五百萬元一担的市價說妥，共計七億五千萬。當時付了一億定洋，約定十七日繳清，逾期另議。十八日以前，電燈由他裝妥。十六日我收到總館匯來的房租，十七日付清，訂了租約。十八日裝妥電燈，廿日晚，上電燈接火。廿一日上午裝好電話，中午我便搬進來住。

本報廬山（牯嶺）辦事處算是成立了。

### 且讓我說明一番

我不會描寫，而照片又難照出房屋的全貌。這房子的情形，只好讓我試着說明一番。

正門向西，屋門向南。東西兩面都有房子，北面是一條小路，南面是個小花園。這棟房子很有趣，房

主別出心裁，式樣是兼中兼西。看起來，可以說是一大間，分開說又是大小十間，間與間間都有門窗相通。牯嶺的房子大都石頭作牆，鐵皮作頂，因之天花板很低。我們的辦事處則不然。石牆不及四分之一，其餘部份都是玻璃窗，天花板也很高。就以玻璃窗門來計算，共有大小玻璃一千三百一十八塊。（有一間作

儲藏室，未租；還有後樓，廚房，罩棚等，所有玻璃尙未計入，如一併統計，當達一千五百塊以上。）這一大間內的分間，也不是四四方方劃分的，有大有小，形式不同。嚴格地說，只有兩間正式的臥室，但利用起來可以有五間，另外一個辦公室。中間是



辦事處外景

一個很大的客廳和飯廳，至少可擺下四桌酒席。

傢俱也很有趣，特別多，百分之八十是紅木鑲大理石，笨重堅固，但不太適用。床有七八張。包括大床、小床、木床、鐵床；沙發都不舒服，因為背的角度太直，且太硬。房主不是讀書人，傢俱中沒有裝書的設備。有兩個玻璃廚，據說是擺古董的。



辦事處內部一角

房主爲了避暑而建築，所以地區不太好。總編輯給我的信中也說到這點：「此屋除地點稍偏外，尙合需要，而價格亦相當便宜，甚爲欣慰。」因爲，牯嶺如果有新聞，新聞中心一定在河東路（總統官邸所在）和河西路，距辦事處有步行十分鐘的路程。

## 宣傳重於報道

原定在牯嶺舉行的會議，都改在南京開；總統上山的消息，僅一再傳聞，迄無確息，截至我寫這篇報告時，還沒有來。（編者按，總統已於九日上山。）我到牯嶺已快一個月了，報道工作毫無成績，除了丁貴堂的兒媳瞿羣跳樓，爲第四版增加一條新聞，略有些噱頭之外，其他均不足道。

沒有新聞可寫，我們祇好着重在宣傳。辦事處成立，姚吉光兄來了之後，更強調這一點。最初，總館給我每天寄二十份報，讓我隨便處分。我找了一家書店代售，又找了一個報販叫賣，另外贈送一些有關機關。到七月底，來報已增至五十份了。我不會辦發行，當然不能展開發行網，但本報的聲譽却補足了我的缺陷。訂戶多是自動的，每天報販說報不夠賣。七月卅一日，姚吉光兄來了，他把發行和宣傳兩項工作當作重心。

我們推舉吉光兄爲「處長」，處長的工作是整天埋頭在辦公桌上，要不然就東跑西跑，看地勢。吉光兄在總館辦發行，斷輪老手，這幾十份報當然不夠他

一發，而銷路當然日有增加。最近他已請總館每天發九十份。我辦發行時，是亂七八糟的，他只整理了兩天，便頭頭是道了。在辦事處門前，我們掛出「申報廬山辦事處」的招牌，於是許多讀者跑到辦事處來買報，訂報。

指路牌增加了

本報的聲勢。我作了四個，吉光兄帶來了十個，於是處處可見。由正街上走，指路牌一直指引你到辦事處的門口。除了指路作用之外，當然也具廣告作用。

由蓮花洞上牯嶺，是一條大道。這條大道的盡頭，是牯嶺的新街，我們在面對新街街口處設立了一個廣告牌。無論任何人走到牯嶺，首先便會看見兩個紅



辦公桌前的姚吉光

色的申報招牌字。爲了樹立這廣告牌，我們很費了不少的交涉，而地位還並不如理想。此外，一塊「申報閱報處」正趕製中，三兩天內便可以在最熱鬧的地區樹立起來。

總館在發行上很幫忙，我們已有數次是昨天的本報今晚可以到牯嶺。當時我們便分發訂戶贈戶，書店中有得賣，報販子也在街上高喊。至少我們已有五次比大公報來得早（新聞報在牯嶺沒有分銷），四日本報，六日中午便到了，下午立刻賣光。六日那天，大公報還只到二日的。此外，本報出版的地圖，也在書店中出售，由上海帶來的廣告，也張掛在書店的門口。從辦事處的成立，招牌掛起來，滿街指路牌，大廣告，閱報處，加上廬山唯一的報販子左富炳整天背了一只申報的報袋在山前山後的亂闖叫賣，直到發行網，這些都是宣傳工作。吉光兄爲這宣傳工作，花了不少心血，流了不少的汗。現在，宣傳工作已完全掩蓋了報道工作，我自己祇好用「宣傳重於報道」來給自己解嘲。

## 且說幾點感想

拉雜寫來，不覺已是太多，且不免過於瑣碎。最後，我願意提出幾項意見，作為結束：

第一，牯嶺是避暑聖地，當地居民不過數千人，而夏天的來客少則萬餘人，多則數萬人，且都是社會上有地位，知識階層的人。本報設立辦事處，宣傳的意義重於營業的意義。尤其是，在牯嶺看當地的當天報，不過癮，我們能作到比別家的報早到，而滿街都是本報的招牌，給人的印象最深。

第二，在牯嶺設辦事處，應該早作準備。牯嶺房屋，租一季即是一年，通常由三月一日到次年二月底為一年。如果在牯嶺租房子，以每年三四月間為最適。那時空房多，可以儘先讓我們選擇。

第三，在正街上找一個門面是必要的，發行和宣傳，收效最大。門面除了發報之外，本報出版的地圖和各種書籍，都可陳列展覽，而本報最負盛名的照片，也可以經常在門前展覽。

第四，夏季開始時，本報的發行人員應提早上山，以便先入為主，搶早發行，同時佈置宣傳工作。等避暑客開始上山時，便首先看到申報了。而且，辦事處早早開幕，採訪工作人員可隨時上山，有住處，有

辦公地點，當然更感方便。

第五，今年，本報辦事處是創立伊始，多少有一些規模，尤其是購置的一些應用物品，將來不必帶下山的。明年辦事處開始，輕車熟路，設備週全，一定更可事半功倍。

最後，我希望：明年牯嶺成為新聞中心，來牯採訪的工作不致像我這應輕閒無聊。當然，我還是希望總統不久能上山，給我一點採訪機會，好向總館交帳。我總不能以瞿羣跳樓作唯一的一報銷「啊」！

八月七日寄自牯嶺。



廬山 惟一 的 報 左 富炳



七月廿六日，我們預置的新聞網的某一環忽然激動了起來。檢查激動的因素，知道有蔣總統來杭的消息。於是我把各個有關的網的關節一一推敲尋問，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有此一說」，都不能證實確定來杭的事實。我會發電話問一位與蔣經國要好的朋友：「經國先生來了，你知道不知道？聽說還有重要人要來，你知道嗎？」這樣的問法，才算尋獲了一些答案。

新聞界很多朋友都打電話來，要求我們證實這消息。當時中央社還沒有得到總社的指示，自然覺得太突然了。我不停的以電話詳論各方面的事實的佐證，一面請行天到外面去看看動靜。到五點多鐘的時候，我們確已獲得了證實。蔣總統來杭州了，而且夫人同來，去迎接的人有陳儀主席，湯恩伯主任，周象賢市長，以及胡偉克校長。下機後，立即驅車上莫千山了。這時，杭市的「當代晚報」也已出版，他們載出了蔣總統到了杭州，但說外賓招待所已準備他休憩。我在這樣的情形下，於是預備追踪上莫千山去。當時立即與陳總編輯通了一個電話，報告蔣總統來杭的消息，同時請示是否要上莫千山去？總編輯指示我立即前去。於是在不上卅分鐘中借得了一輛吉普車，迅速地開往莫千山，那時已經八點鐘了。

車到莫千山脚下，已是九時四十分鐘，立即上山，已經是十時五十分鐘的時候。因為這次蔣總統來得太突然，所以一切電信設備都沒有弄好。譬如要打上海的電話，不如轉往杭州來得迅速。電報設備沒有佈置妥善，僅在電話裏報碼子字，經杭州再轉發上海的。在這樣的情形下，為求迅捷起見，我將蔣總統上山後的情形，以電話報信杭州黃行天同志，由黃再報信上海。在我把電話發出後

## 莫·訪·採

· 干·山·新·聞

· 儲裕生·

十分鐘，總統府軍務局長俞濟時到電信局通知，一切報導總統上山的消息，今天都不准發表。但我已先這通知而報導出去了。

第二天，杭州各家報紙上都競載蔣總統蒞杭的消息，有的說蔣總統下榻在膺白路，有的說下榻在外賓招待所，有的說陳儀與湯恩伯都一同上山，有的說蔣總統帶侍從有七十人之多。其實，這許多消息，都距離事實大有出入的。

在第二天的早上，我急急地佈置新聞網。隨同總統上山的侍從人員中，我已獲得了他們的友誼。浙江保安司令部上山服勤務的人員，我也與他們有了聯絡。憲兵隊，管理局的大小職員，勤工，轎夫，山上唯一金融機構浙江商業儲蓄銀行莫千山辦事處的職員，山上營造廠的主人和廠工，電訊局職工，莫千山飯店，和其他飯店的主人和職工，都是我新聞網的核心了。中午時分，新聞報倪國宏先生上山來，他奇怪我在這簡短的時間內佈置有這樣多的新聞網核心。傍晚時分，中央社盛澄世先生來山，一來就找我。他也到我所住的皇后飯店蔭山街招待所中住宿了。

第三天，新聞報邵德潤和東南日報韓遲兩先生上

山來。邵說：「恐怕山上要開軍事會議，美軍事顧問團和白崇禧將軍都要上山來。」我急急地檢查新聞網，尚無這一項新聞的跡象，而新聞報一天用了南京專電登載軍事顧問團和白崇禧將軍上山來的消息。

第四天早上，我獲得了一個綫索，就是翁文灝院長要到山上來。後來在山下的轎班以及飯店的主人處加以證實。那時，我們已經採取集體採訪的方法，我旋即又獲得了俞鴻鈞上山的消息，王世杰部長上山的消息。我們想求周市長證實，但周只說翁和俞，不肯說其他人。當周臨去總統官邸時，同着莫千山飯店的沈經理嚴重的詰問我：「儲先生，王世杰部長來的消息，你在那裏知道的？」我知道周市長有些知道是沈經理所透露，我爲了保持採訪道德，回答說：「山下我佈置的新聞網告訴我的。」周市長才笑着說：「我都不知道。」

我們等着俞總裁來。到五點多鐘，都被我們候着了。他是從山下坐轎到山上的，我們真是以逸待勞，我趕在前面向俞招呼，俞也向我招呼。我說：「久違了！」他說：「是的，好久沒有見面了，好嗎？」在匆促中，要把握住機會，因爲後面還有翁院長要來，

俞鴻鈞還要云謁見總統。所以我再跑到俞總裁的面前，請他給予我們兩分鐘談話的機會。他慨然允諾了，而且說：「我從前也是辦新聞事業的，和公展先生他們。」我說：「是的，公展先生所以叫我來問候你！」

翁院長，王世杰部長，王雲五部長，徐柏園次長，嚴家淦委員，都來了。我和翁院長從本報分省地圖談起，談到目前的經濟問題，和王世杰部長是談中宣部的事情。他帶着一位公子，我和我的公子談交情。我和王雲五部長則談財產稅和救濟特捐，因為這是他的傑作。嚴家淦則談當前中國的物資情形；徐柏園則談四聯總處收縮通貨等情形。在這些廣泛的問題中，想獲得一些具體的事實。

其間，有三件事情是極為重要的，就是，我所佈置的新聞網告訴我，宣鐵吾今天匆忙的上山來，總統會問他上海金融的管制情形，而且要他馬上回上海去。其次，俞鴻鈞在背後對我說，總統曾經回到金融投機份子的下落。王世杰部長告訴我，總統恐怕莫千山不會住得太久的。

第五天早上，翁院長他們去開會了。開會的地點

是在林海別墅，不是在總統官邸，而且誰是警衛的負責人，我都知道的。但是這是國家要我們事先保守的秘密，我們祇有保守着。

下午，中央社主任張明烈先生上山來了。新聞網的核心又來告訴我，翁院長他們走了，總統也要在下午下山。一個在總統官邸燒飯的人告訴我，總統吃了晚飯下山了。轎夫也告訴了我們，誰隨同一起下山的。我立即電話杭州黃行天同志，注意總統的下一行踪，並通知總統蒞止的下一地點。

我們接着也下山了。浙省府新聞處處長孫義慈先生告訴我：「這回的報導，貴報最有系統與最為翔實。」因為有些人發的專電是憑着想像的，例如第二天有人發總統夫婦步行遊山，而將總統赴劍池時授與管亭者以賞金的雖瑣碎而較為翔實的消息忽略了。第三天總統遊蘆花蕩，蘆花蕩已用鐵管接住出水處，故外說沒有看見山泉，而有人發電說「一響泉水」，並說到黃郭寓邸，煮蘆花蕩水奉總統，而不知蘆花蕩的水不必煮，且煮後時間過久，總統是不及待的。而又把總統賞黃郭管宅者以三百萬元的比較翔實的消息忽略了。



據說蔣總統這次到莫千山，事前很少人知道。莫千山管理局長王正誼也只有當天下午一時許才知道的。南京方面通知杭州有關方面時總是這樣說：「不要告訴第二個人。」所以如果問杭州方面有關當局，

他總說：「不知道。」蔣總統在南京起飛，也很少人知道。當天晚上，南京某新聞機構還打電話到杭州來詢問總統到底到了杭州沒有？在這裏，我們當然要明瞭預先佈置新聞網的好處。但新聞網的報導，不一定絕對準確，所以我們在可能範圍內必須要自己親自得見，庶幾不致有所誤傳。如莫千山上，一天也有很多傳說，一忽兒說山下到十數輛轎車，一忽兒說軍事首長已經上山來了，而且說住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果我們不加研究證實，聽信傳說，而加以發佈電報，則千萬讀者將受了新聞的欺騙了。所以，我在發佈消息前，先把是事實的發佈，再把非事實的加以推敲研究。假使是事實，再發佈也不遲。如果不是事實，則可免再發更正的電報。

這回我上莫千山所發的消息，可說都是事實，本想加以煊染一番，但是山上電信局中沒有譯電的人才，一張兩百字的電報要翻上一個鐘點。同時，有許多

繁文俗節，爲了顧念物力不易，電報費昂貴，所以就加以省去了。

我所發的電報，自信不能算爲特別精采，但莫千山上却知道本報記者第一個上山，所以每天本報到山時都搶購一空。在第五天早上，我們分銷處的羅義強告訴我，說：今天莫千山飯店一個茶房告訴他，我們昨天集體採訪翁院長等的故事，他說：有一個記者問王雲五部長兩點，第一點是財產稅，第二點是救濟特捐。王部長想了想才回答，這個記者聽說是申報館的，事後王部長等在說他「很厲害。」我笑了一笑。

下山後，辦事處告訴我，報紙又要加價了。我想莫千山總會跌下幾份的，萬想不到莫千山非但銷數沒有跌，而且又函電來杭，要求加報。

這一次莫千山採訪，幸無隕越，感謝總編輯的指示，感謝編輯部同人的幫忙，尤其感謝顧芷庵兄的協助。同時，黃行天同志在杭的呼應，功不可沒，也是值得一提的。



## 我怎樣和同業競爭？

宋麟

### ——河西視察後的簡單報告

去年冬天，蘭州各報的記者同業，便預備到玉門油礦去參觀。但不巧那時礦方因風雪極大，工程一度受挫，所以改至今年春天。但今年蘭州春天的新聞特別擁擠，學潮，積石山探測，隴東會戰，總統西巡：

一直到六月廿三日總統決定中止來蘭後，我們才確定於七月初出發。我想去油礦視察，在去年便已向館方呈准，爲了慎重起見，臨行的前一週，又請示一次，也蒙照准了。

蘭州各報間的罅隙很大，而外勤同業們的立場也各不相同，所以這次記者團的組成，中間一波三折，實在無法形容。中央社、正聲社等通訊社，原來都預備派人去的，但他們很想把時間再移後一點，而各報同業深怕失去這次油礦招待的好機會，最後決定以「蘭州市本外埠記者玉門油礦觀光團」的名義出發，各通訊社去不去隨便。京中央日報特派員呂器本來也要去的，可是他兼任西北日報的採訪主任，恰巧西北日

報的記者羅誠修執意要去，於是呂讓了羅；蘭州和平日報的記者吳孝田，本來說定要去，卡片上已印入他的名字，待臨走的前一兩天，因和館方鬧意見，也臨時退出了。結果剩下的只有七個人。

這次七個人中，本地報紙記者兼外埠特約記者或通訊員的，有四五人，包括成都工商導報，漢口大剛報，天津民國日報，上海中央日報，上海前綫日報，上海新聞報，上海和杭州東南日報，昆明中央日報，新疆日報……有一位同業竟帶上三四個電照。在這樣「浩蕩」的陣容中，帶照相機的却只有我和上海新聞報的特約記者。

我的電照中可以發電的區域極廣，包括甘，寧，青，新，陝五省，所可惜的，是只能在每一省的省會所在地使用。我看看別人的電照中，大都列有「酒泉」的地名，假如到外面去，眼看別人很神氣的往電信局送新聞電，我豈不是要吃瀉了？我再三去八區電信

局交涉，他們的答復是要在酒泉發新聞電是可以的，但是要付現，並把電照帶去。我最後考慮的結果：他們既然携電照外出，蘭州的電訊一定不能再拍，我不如把電照留在蘭州，託京大剛報的特約記者程時雨弟代發，並且加強蘭州電訊，以謀抵制；同時，我又決定在外叫電話到蘭州河聲晚報給程，（程即為該報採訪主任），請他轉拍出去，時間雖然慢一天，但我們的報上並沒有漏掉這些消息呀。



七月六日

「塞上日報」招待蘭市記者團，前排右起第五人即本文作者。

，坐油礦特備的旅行專車出發。在過武威、張掖的時候，我因為過去與現任南京資委會電台台長施僧鉢有舊，靈機一動，便跑到武、張等地資委會電台的主管人那裏，三長兩短，託拍一則字數不少的電報到蘭州，報告沿途情況，由程時雨轉拍。迨到酒泉，先以間接關係送一則兩三百字的電報到七區路局電台，仍發蘭州轉拍，接着，又到酒泉電信局去交涉，虧得我拿出本報在滬印來的「標準」名片（和本報館內記者同一款式），背面繕行洋文，那位局長連電照也不要着，即允許照新聞電繳現款拍出了。那時電報還未漲價，一個字只要一千元，我摸摸袋中尚有一千多萬元，足夠發一萬個字還有餘呢。以後在安西，在敦煌，在玉門，凡是有電信局的地方，統統請縣政府派人持名片去送，並打聽到局長的姓名，在名片上寫上「局長××兄：茲有做報新聞電一則，祈即……」的字樣，他們連我的面都沒有會到，更不會再向我要電照看了。

去油礦之前，我預繳一些電報費在酒泉電報局，待離酒時再結帳。抵礦之後，每天的參觀秩序排得很緊，還要參加公餘的應酬，憑良心說，礦方給我們誠

摯的招待，是很叫人感謝的。在戈壁灘上我們吃過好幾次罐頭鳳尾魚和荔枝，我們每天差不多要夜間十二時才能休息。

抵礦的第二夜，我寫一篇兩千多字的通訊，一直到次晨四時才入眠。七時又起身準備參觀。同行的人知道我已寫了東西，新聞報的記者首先以央求的口吻要我不必先發，否則申報先登，新聞報便未必再登，他豈非白來一趟？其他各報——尤其是蘭州各報的記者，也提出回蘭州時一齊發稿的要求，我不得不答應他們。但我又問：「電能不能隨便拍呢？」他們似乎看我繳現的電報無多發可能，便異口同聲的說：「可以，可以！」

我除了在他們向酒泉帶電報交拍時，也同時發電。外，又靠人情託資委會的老君廟電台逕拍上海台轉給本報，四五天內一共發出八九百字。在我們離礦的頭一天，我深覺得受大家不發稿的約束，實在於心不甘，於是又決定走曲綫，特請「塞上日報」社長王夢白君譯一篇英國人對老君廟的印象文字，在七月十五日交郵，我附一報告，向編輯部說明不能發稿的苦衷。（這篇印象已刊在本報七月廿三日第五版，可以說變

相的搶先一步。）又把我自己已寫好的那篇通訊中的統計數字和一些要點摘錄出來，長達七百餘字，託資委會電台拍出。大概因為太長，且與前發各電有重複的地方，後來沒有刊出。

關外回來，在酒泉大家都開始寫稿了。我的照片已沖洗出來，於是把在礦時寫的那篇通訊於廿日付郵。大概又因為與王夢白君譯文的性質差不多，後來也未見刊出。其實王譯是外人眼中去年八月間的觀察，和現在的情景已大不相同，何況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看法？所以我還希望能補登出來。

七月廿七日返蘭之後，接奉編輯部的指示：因為通訊篇幅寶貴，叫我頂多寫三四篇，而且要簡潔扼要。這時各同業都忙為寫油礦，我不得不另闢蹊徑。因為關外各地的報導，在國內極少，而且地域漸趨重要，所以先整理出「關外行」寄館，已自八月一日起分段刊載，又較他報佔先。

在收穫方面，我拍了很多照片，可惜不能儘量刊出。事後比較，這次在河西關外發電，仍算我最多（平均每天有三四百字），也大都採用了。但我化去的電報費，只有二，二四五，〇〇〇元。在這許多電報

中，有幾則是獨得的：（一）今日之千佛洞，中央社廿日才發常書鴻抵京籌開敦煌畫展消息，我則在十八日便在玉門發出三百三十五字。（二）玉門油礦明年度計劃，這是在酒泉得的消息，爲避免誤會，已請編輯部以京電刊出了。（三）玉門油礦其他新井準備開鑿的情形，和翁院長電勉產量打破歷月紀錄等，其他各報均未發。

在目前，由於交通不便，治安不靖，生活較苦，到關外去採訪一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費了很大的勁和同業競爭，才獲得這一點結果，是否得當，還請編輯部多予指示！

末了，我還有一點小感想。這次在河西，幾個較有地位的人（如河西警備總司令李鐵軍將軍，甘省七區專員王維墉和玉門油礦當局等），公宴記者團，主人排列固定的席次時，我總是坐首席，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活動力大，贏得人家的敬仰，而是靠了「申報」這塊金字招牌，他們才有如是的決定的。

## 關於 調整 刊價

每逢調整廣告刊價，例須刊登啓事。在啓事刊佈以前，外埠客戶，照老價匯付刊費，發登廣告，固不成問題；但啓事一經登出，即未便再照老價入賬。而各戶則藉口啓事尚未寓目，或刊費早經匯出，要求仍照老價計算。爲顧全營業，兼顧彼此情感起見，仍只得酌予通融，然亦僅能以啓事性廣告爲限，且須以發給或匯款日之郵戳爲憑。若普通廣告，尤其是老尚稿未登完，又欲照老價預付刊費，續登若干次之營業廣告，實際等於取巧，自不得不嚴加拒絕。接近時物價波動劇烈，廣告刊價不得不每月調整兩次，而爲過去所不常有之上述困難問題，亦遂因此而時輒發生。

文  
煌



## 館內大事記

▲本報編輯部社會服務科主任黃寄萍，係上海市父親節推行委員會總幹事。該會本年中心工作，定為推進助學運動，於八月八日父親節，假上海電台邀請全市名伶名票，全日舉行特別廣播，勸募助學金，結果成績異常圓滿，超過預計目標，共募得助學金一百〇三萬元，經該會決定撥五十萬元為本報助學金。陳總經理以黃君擘劃有方，始終其成，特於十二日專函嘉勉。

▲總經理十三日赴牯嶺，視察廬山辦事處工作，廿二日返滬。

▲本館為預防火災，以策萬全起見，特於鄰近民房之各樓牆後裝置防火鉛皮板，結構甚為完密，可以左右移動。

▲本報新聞廣播，辦理迄今，已一年有半，甚受本外埠讀者及各地報紙之注意。廣播每日三次，由上海市二十四家電台同時播出。大公報自八月起亦開始辦新聞廣播，惟只一家電台播出。

▲本報前在香港所購之最新式自動錄音機，於本月初運抵館，當經試用，極為滿意。該機對於採訪工作及新聞紀錄上可幫助不少。

▲西安記者李馳月初來館述職。廈門記者陳曉風月中赴僑區視察。

▲紹興記者王萍，為聯絡京、滬、杭各大報駐紹記者感情，並謀取採訪便利起見，近在紹興起組織紹興縣外埠記者聯誼會，日內即正式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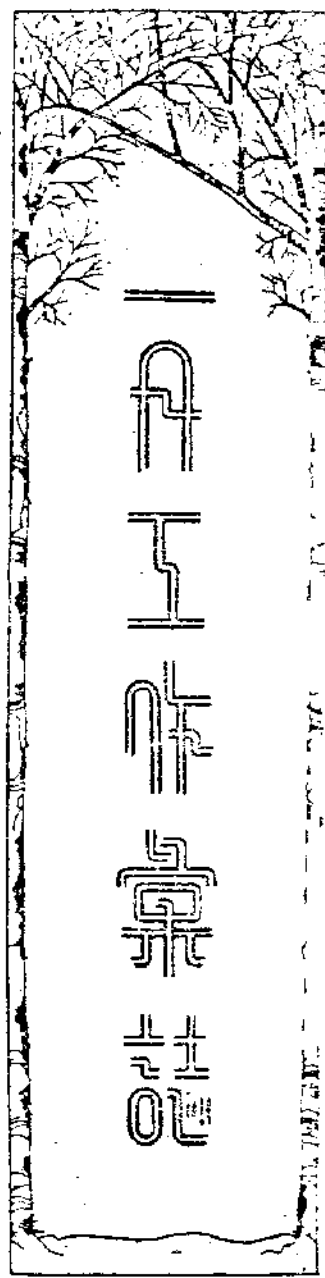
▲編譯室王家南以體弱，經醫囑不宜夜間工作，於本月初呈請辭職，遺缺調張佐溪接任。編輯部文書工作，則調蔡逸文接替。

▲實習記者唐培雄八月一日開始工作，派在資料室實習。實習記者姚慈受七月廿八日到館，派在編輯部實習。

▲本報新聞照片展覽會，嘉興方面展覽結束後，現已運抵汕頭展覽。

▲四樓同人食堂，本月十八日起調整客飯價格為五十萬元，較外間低廉約百分之五十。

▲八月間牯嶺已成全國政治中心，本報發行科副主任姚吉光，南京特派員劉問渠，皆坐鎮廬山辦事處，主持發行及採訪工作。攝影記者顧廷鵬亦於十八日搭機飛九江轉牯嶺，擔任攝影工作。



收到先  
後為序

## 一 從政局說工作 小中

南國新涼，節候近秋。此時此際，在廣州採訪，有點像長空碧雲，澹靜中帶着縹渺，苦悶中又微感愉快。

華南局面，外弛內緊。宋子文去秋挾首揆之聲望南來，確會使百粵黔黎興奮一時。然而，整個鍋子的水都沸騰的時候，要想使一個角落平靜無波，那可不是宋子文的能力可及。宋子文未嘗不想真的做一點事，可惜環境不盡由人，十年來一種瀰漫全省的地方惡勢力，腐化入骨的政治，遍地叢起的匪患，把他弄得可以說上一句「一籌莫展」，能够維持一個「不破」的局面，已非易易，而況當中他亦確會做了一些目光燦大的建設事業。但是，社會愈不安，一般人的眼光

總似乎愈近視。百物飛漲，荏苒到處聲中，所謂建設，在一般人看來，都未免有點「西江之水」的感覺。因此，昔日對華南政治「看好」的人，至此大抵一變而成「淡友」（粵語「多頭」「空頭」曰「好友」「淡友」），交譽既過，非難隨生，觀乎去今兩年省參會議員對宋態度的判若，即可想見其餘。在這一個人不可開交的局面裏，報導新聞，真可有點「夏夏乎難」哉。舉國戰亂，人心早已有點消沉，然而總還有不少人把中興大局的希望寄於華南一隅，偶有一二建設之聲，往往有如空谷足音，引以為慰。相反地，如果多聽到一疊「華南亦在動盪不安」的訊息，亦當必為之心傷無疑。處此「兩大」之間，影響人心之鉅，使得我們不能不為之萬分冷靜審慎。一訊一電，既不能像他人專做洩氣工夫，又不能離事文飾。想要多向光

明面發揮，天地良心，光明面的確尙小。今天一個「

黃埔關港」，明天還是一個「黃埔關港」，寫到手酸，還是只聞樓梯响，這就够硬傷了！結果，有時候許

多地方便不能不避重就輕，從夾縫裏力闢蹊徑。同時，責任心的驅使，又不願意有一天的消息不比他報豐富，這邊的新聞發出，那邊又想着明天如何完卷，正是一才下眉頭，又上心頭；近來用心之苦，不足爲外人道。然而，一碰上大新聞迎頭而來，又覺得我們四條腿太少了。

近來電報發出，似乎時有遲到之虞，這原因大概是爲了：（一）每夜集稿譯成電文，皆無法不在七時半左右，（重要新聞多於下午四五時後得到，單往返新聞處，即需一個多鐘頭），而寓所距電報局又必需廿餘分鐘自行車始可到達。因此，送到發報台，大概總在八時半前後；（二）廣州電路過忙，不免積壓。現在梁風兄正力謀改善，我也已在這兩三個月裏拚命學會了譯電這門頭痛的本領，近來已可「倚馬立待」，無復昔日吳下阿蒙了。尤堪告慰者，是我們的合作精神，有增無已，一日不見，即覺若有所失，爲了申報，我們都這樣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

## 二 生活的牽制

### 一心

每次讀到館內通訊，總想寫一篇東西湊湊熱鬧，却因種種緣故，一直耽擱到現在，都沒能執筆，自己想來，也覺好笑。這何嘗是對於工作方面無話可說，只不過「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罷了。

在綏靖區裏，軍事第一。本報把握這點，特派凌松壽駐節在第七綏區司令台的淮陰。後來匪二縱隊主力北竄，軍事重心亦遂由蘇北轉移魯西而至豫東，凌兄徵得館方同意，隨軍以去，蘇北暫時靜止在休眠的狀態中。雖然偶或發生與戰局有關的消息，我因困於經濟時間，既與軍方未能取得密切聯絡，軍方人員也認爲我沒有凌兄那樣够朋友，勉強見了面，也僅虛與委蛇，不易從他們口中得到什麼收穫；一半也因他們要保守獨得之祕，供給中央、軍閥等社，即或能從側面發掘着一點重要材料，每因一、證實需時；二、沒有電照，發電不經濟，更不方便；三、深恐落後，白白把電費浪費掉。結果，只好算是白忙一陣，剗却心頭肉似的投下了紙簾。



尤其七月三日起匪突圍犯我漣水，號稱十萬，五日陷城，兩淮也受了極大的震動，學校解散，商富爭向南遷，幾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十日，匪距離淮陰縣城已僅四十華里，人心益感威脅，那時我雖故作鎮靜，照常工作，怎奈電局軍報擁擠，始終未能發出消息，輒自抱憾！後來，匪究退竄何處？言人人殊，空氣沉悶。

最後要說的一點，也是最感覺慚愧的一點，就是記者是一個毫無恒產的窮措大，爲了八口之家的生活所需，不得不強抑着自己的興趣，兼在一個中學校裏濫竽充數的執着教鞭。活動的精力和時間，無形中受了不少的限制。而且偌大的一座縣城，連一家地方報也沒有，參考材料蒐集不易，想寫點有系統的東西，竟成了決而不行的懸案，只能時常找一些無足輕重的次要消息或根本可有可無的新聞來敷衍塞責，實覺對不起倚鼻甚殷的館方和關心淮區一切的讀者。但萬惡的環境，咄咄逼人，改善無從，徒呼負負，夫復何言！廢話連篇，聽之惹人厭倦，就此帶住吧，謹以十二萬分的至誠，企盼館內及各地同人時時予以不客氣的指教是幸。

### 三 從困難中加強採訪

孟春雲

去年我重又踏進了浙東之門戶——鎮海，服務于縣新聞記者公會，因工作上之便利，同時並擔任本報鎮海通訊任務。

勝利後的本縣，是更顯得複雜，沉寂。有關一國計民生一值得報導的消息，可說是絕無僅有。近來我檢討過去採訪工作，實在成績毫無，並且因種種隔膜，對總館的一切連絡，不免亦相當稀疏。慚愧，慚愧。

說到採訪新聞的困難問題，在二卷七期一館內通訊一稿中，朱競塵等先生已說得相當透切，所謂官吏粉飾太平，交通不便……凡此種種阻礙，俱爲我新聞從業員採訪上的癥瘕，換句話說，亦就是新聞界的最大損失。

可是採訪是新聞的基幹，我深感受本報付托之殷，並負着這一偉大使命——記者任務，敢不掃除障礙，從困難中來加強採訪。因此，最近我已儘量利用四

鄉親友，普設通訊網，同時並連絡相知的鄉鎮幹部，利用電話來供應新聞線索，預期不久的將來，我對總館的新聞供獻，當能可稍近理想了。

#### 四 我在嘉山 胡興武

爲要盡到新聞報導的職責，雖然在這個汗流浹背的溽暑季節裏，我總是經常在室外，奔走于驕陽之下，進行我的採訪新聞工作。

關於採訪新聞工作，無可諱言的是一件艱苦事情，然而我對於這個工作，到認爲是一件有意趣的工作。個中滋味，是酸甜苦辣配合着的。例如有時爲了採訪一件新聞，竟能給你個踏破鐵鞋無覓處，實在感到辛苦；然而有時，某件新聞却又得來毫不費工夫。在這時候，猶如喝了一杯酸梅湯下肚，頓覺其酸溜溜甜蜜蜜，心胸爲之一暢。更有時採訪到一件有價值的新聞，心中則引爲無上的快慰和光榮。我體味了這個旨趣，堅定了一種信念，因而也就不覺辛苦了。

同時，我平素抱着志願，就是終身願爲新聞事業鞠躬盡瘁。據我檢討自己，對新聞採訪工作的成績，因爲總館經常指示辦理方針，確有步上日新月異之境

，深覺欣慰。

大凡一個人，能够成名與成功，以至造成有高尙優越的地位，其因素大致不外乎能喫苦耐勞，多學，多習，多研究。我對我的工作，即抱着百折不撓的意志，向這個目標做去。

要知一切新聞消息。完全是社會裏播散出來的，能迅速而確實的採訪到，這是採訪工作同志技術運用方面的問題。本人在嘉山是無時不與社會人羣接觸，與各方密切聯繫，所以容易得到一切新聞消息，而且比較迅速正確。這完全是經驗告訴吾人的事實，所以我也就赤裸裸的寫出來，獻陳同業諸君之前。

#### 五、我的意見

陳德馨

我向館方提出幾點建議和請求：

甲、建議：

1. 自由談趣味化：自由談歷史久遠，煇炙人口，宜多登適合大多數讀者口味的短篇文字，能多登反應戰亂苦况的文字更佳。

2. 充實市價報導：目前報紙讀者，商人佔十之八九，值此物價波動劇烈之時，市價報導宜更求充實，

以適合讀者需要。

3. 容納民衆呼聲：年來民怨沸騰，地方官吏，不擇手段，惟利是圖，政府似乎鞭長莫及，聽任政府與人民的距離日漸加長，殊堪嘆惜。此種發展，實非國家之福，本報宜騰出地位，刊登民衆呼聲，使下情得以上達，地方政治定可逐漸清明。

4. 聯繫發行通訊：本報駐外發行與通訊間的聯繫，不够密切，甚至尙無聯繫，使本報發展，蒙受影響。館方如能安訂聯繫辦法，切實推行，本報銷數，當可激增。

乙、請求：

1. 假給記者名義：中國社會，一片勢利；以通訊員名義採訪，每被輕視，工作殊感不便。爲補救是項缺點，館方不妨對各地通訊員假給記者名義，並頒發證章。如有藉名招搖，本可隨時解除，不致因名義差別而有何困難。好在本館外勤人員，均頗純潔，決無此種弊端。

2. 協助找尋職務：通訊員待遇，似乎太低，每月所入，幾不够償付報費。在此種情形下，欲求加增工作效率，當然困難。然館方經濟拮据，亦係事實，

增加待遇，勢難辦到。館方如能利用人事關係，在可能範圍內，介紹各地通訊員以較佳兼職，使能安心工作，誠屬一舉兩得。

3. 准許到館實習：爲增進各地通訊員見識，並加強聯絡起見，館方應准到館實習。

上述意見，係偶然觀感所得，請館內外同人賜予指正。

## 六、感謝與困難 李博泉

當開封於六月十九日被共匪攻入城內的時候，我是堅守崗位，并未離開一步。說「堅守崗位」，不過是好聽的名詞，事實上，是四面受敵包圍，無法撤退。我的寓所是在省政府的西北角牆外一個十字路口（大廳門街三號），所以共匪進攻省府最激烈最緊張的時候，是在我的院內巷戰，屋頂架設機槍迫擊砲多架，院內則雙方互擲手榴彈，結果死傷滿院。當是時，我尚在我的房屋內辦公桌下爬着，動也不敢動，自以爲生命決難保存。誰知僥倖的很，不但我本人無恙，我的一家四口，均平安無恙。這大概是托庇我申報的鴻福吧。

談到我的工作，慚愧的很，每一星期僅發幾次通訊稿，且自覺毫無價值之可言，更談不到甚麼成績，可是本報對我優厚，令人心中深覺慚愧，只有倍加努力，以報萬一耳。

至於困難問題，當然很多，茲分述如次：（一）有價值的新聞，固然不能每天有，但有時遇有緊急事件發生時，因無發電證，以致無法立刻報道。如用通訊方法（航郵），則等到八天以後總館接到時，已成明日黃花，別人早已報過過了，或時間性已失，致報館無法刊載。所以我每逢遇此情形，即左右為難，只好擱筆，放棄了事。（二）本人於抗戰以前在道清鐵路新鄉車站的時候，因對新聞事業向感興趣，當時我就馬馬虎虎的時常給申報及天津益世報寫通訊。在那時物價低廉，交通便利，我常年訂閱的報紙，是一份本地報，及上海申報、天津益世報各一份，精神上尚覺痛快。現在呢，每份報紙，價值千萬，當然是看不起的，可是寫稿而見不到報紙，無異「盲目寫稿」，究竟該稿是否刊登，編者是否需要這類東西，則一概不知。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得已只好聯絡開封本報分銷處的劉竹三兄，到他那裏去看擇報，或到其

他派報社去看。但亦不能每日去，所以一月之中經能看到數天的報，毫無用處。這是我最感困難的事。報館如能破例給我寄一份報紙，實於工作方面獲益匪淺。好在隴海路汴商段定本月十五日接軌通車在即，故毋須航空，平寄即可，不知能否如願。（三）本報照片製版，於全國各報首屈一指，這是大家所公認的。此次汴垣浩劫，名勝古蹟，多被共匪破壞，焚毀後的殘垣頹壁，多有攝照的價值。本人平日常借同院宋君的攝影機，不幸他的影機這次亦遭遺失，只好慢慢設法再為拍照，心餘力拙，徒喚奈何。（四）本報「館內通訊」及「工作通訊」，實為最寶貴的刊物，可惜本人已於開封戰役中全部遺失，要全數補發，固屬困難，希望於可能範圍內，儘量賜予補寄，尤為感禱。我想說的話尚多，下期再談吧。

---

本欄歡迎寄稿，長短不拘，但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出。

---

## 發行工作雜談之三

每天有飛機來此，何以還看隔日報？經布老告以民航機不是每天有班，且亦不是儘量可寄，總統表示非常遺憾。後來陳總統

(一)上海郵局因航機減班，噸位不敷支配，八月一日突然宣佈：對於發往重慶、成都、貴陽、西昌四處及其轉口各地之航寄新聞紙，暫停收寄。發行科爲職責關係，深表憤慨，立刻擬具公函，會同新聞、大兩報，對郵局提出抗議。直到八月廿日，總算交涉成

功，自廿一日起可以恢復收寄。但重量有了規定，比原來交寄總數減少了三分之二。故上述各口小批發戶及零星直接定戶，都可恢復，而重慶分銷處之躉批者，仍舊祇能利用中央航空公司每周五、六之班機飛運。發行科仍不甘心，還在向中國航空公司交涉，冀能藉其霸王號客機附運報紙。

(二)本報今夏創設廬山辦事處，組織最稱健全，活躍冠於各報，給予避暑人士的印象，至深且好。惟上海至九江航空交通，除每周一、三、五三天賴中航班機得以當天運到外，其餘二、四、六、日四天，只好看隔天報。據聞八月十六日蔣總統與布雷先生閒談時索閱報紙，某秘書進以十五日本報，總統說

理電囑發行科分向陳總統、德民航大隊及空軍司令部接洽，但民航大隊專做包機生意，不接受零星貨運；空軍方面據探訪室詢復，空軍飛機在南京起飛，須向南京總部接洽，刻已轉知京處，請張明小姐前去聯絡。果能順利洽妥，將爲本報無上殊榮。

(三)報業公會前爲顧全各會員報館利益起見，會議定一種辦法，每月調整報價兩次，對直接定戶，亦分上下半月兩次收費。本報的直接定戶爲數鉅萬，向係每月收費，驟然變更辦法，因其訂閱之起訖日期參差不齊，收費標準甚難劃一，乃須先加整理，使之軌齊，經與稽核科等再三商討各項技術問題，幸均圓滿解決，正在逐步推行。不圖晴天霹靂，政府忽然頒布了幣制改革令，以後物價情勢可趨穩定，則報價當不致常常調整，半月收費之舉，諒可取消前議。吾人空勞一場，然應付事機，既敏且速，亦自欣慰不已。

也。

用·另·

### (三十三) 申報地圖

戰後修訂本的申報地圖，業已出版了。我國經八年抗戰，勝利的結果，收復了東北失地，台灣重歸祖國，全國版圖，面目一新。這本新修正的地圖，可算是紀念我國八年抗戰，保全金甌完固的功績。正像史量才先生序文裏所說的：「其有覽此美麗河山，因而益激發其愛國心，奮袂以圖桑榆之復……」的幾句話。

申報地圖，是申報六十周年的紀念品。當時最初編的，就是「中華民國新地圖」，是一冊八開大本的巨帙。後因定價較昂，恐非一般人購買力所能及，於是另編縮本的「中國分省新圖」。除了圖的比例縮小，地形人文兩圖合而為一，及每省成幅外，餘均與大本相等。出版以後，不脛而走，半年後即再版，翌年印第三版，至二十八年出第四版，風行一時，衆口交譽，咸認為我國輿圖界的權威之作。

從事新聞事業的人，地圖是不可缺少的參考書。所以在外國，報館出版地圖，是很平常的事。若倫敦的泰晤士報，美國的時代雜誌，都曾出版過地圖。在中國，申報算是首創。申報編製地圖的動機，與其說是紀念申報六十周年，毋寧說是提倡學術。因為申報六十周年紀念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開始籌備是在民國二十年九月，而編繪地圖的發動，則是民國十九年的事。所以當初的意思，和紀念申報六十周年並無關係。後來籌備六十周年紀念時，既有這一樣偉大的工作在進行，因此就將它來作為祝賀申報花甲誕辰的壽禮了。

地圖雖由申報發行，然編繪地圖的動機，却並不是申報所發起，而是丁文江先生創議的。丁氏是全國知名的地質學家，主持地質調查所十年，成績卓著。他曾任淞滬商務督辦，大家認為這是一個肥缺，可是書生畢竟是書生，一任官做下來，反弄得一貧如洗。丁氏於民國

十六年淞滬商務督辦下台後，住在大連，經濟情形異常不好，大有蹙頞不繼之勢。這事傳到史量才先生耳朵裏，激起了同情心。那時外國的科學家，紛紛到國內內地來考察調查，而我們自己倒十分沉寂。史先生想丁先生是一位地質學家，正是一位科學調查考察團的領導人物，就此匯了一筆款子給了丁先生，名義上是請他來主持邊疆旅行團的事，實際是送他一筆生活費。因史先生深知丁先生的個性，沒有名目，他是一介不取的。這是民國十八年年底的事。

丁先生有一個大志，要編繪一套中國地質詳細全圖。他接到史先生的信後，覺得這一件事，和他計劃中的地質圖編繪工作，有密切關係，所以立刻覆信表示贊同。既而一想，旅行必需圖籍，猶如航海之必需指南針，現今我國既沒有一幅精確的地圖，要在旅行中從事調查考察，即有茫然無所適從之感。於是，他再給史先生一封信，謂若無精詳圖籍，旅行團的工作恐難臻美滿。同時，丁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見：權輕重，較緩急，先事製圖。圖成之後，再按圖索驥，組織旅行團，實地考察調查，較為有效。且謂：自清以來，製圖之後，局部繪製之圖，可供參攷者頗多，若以

此彙而成全國之精圖，事亦不致若何繁重。史先生對丁先生的意見十分贊同，於是放棄了邊疆旅行團的念頭，改而計劃地圖編繪的工作了。

製圖的意思既經決定，於是請丁先生主持編繪的事，印刷發行則由申報館負責。丁先生乃約同翁文灝先生，共同擘畫進行。其時，適留美專攻地理製圖之曾世英先生返國抵滬，於是一同邀來，請負責技術方面之工作。製圖的工作，自民國十九年冬開始，迄二十二年冬，才完全殺青，費了整整三年的功夫，方始完成這一冊輝煌的巨著。

圖既繪成以後，印製的工作，却大感棘手。這種精細的地圖，必須要有好的彫刻銅板。當時上海雖有彫刻銅板的，但每年只能出兩塊，五六十幅的地圖，勢非二三十年不可，於是只好委託日人承印。後來日人在談話中，認為中華民國新地圖由中國人編，而由日人承印，實為奇事，他們看到過去的中國地圖，都是日人編後而送到中國來印的。所以以後中國分省新圖完成時，就由中華書局承印了。現今曾世英先生組織了「華夏圖書公司」，專門從事印圖，這是我國出版界又前進了一步。

（下接37頁）

新 講 之 四  
聞 座 十

君  
默



## 攝影記者的難題

有很多人，不願讓自己的照片在報上刊出來，這我們在上期已約略說起過了。這裏，我們再來就此問題的各方面詳細討論一下，因為照片跟文字一樣，同屬新聞報導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所發生的困難，當然應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當可記得，去年，前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的新夫人自北平搭機飛滬，事先十分祕密，但本報與北平辦事處預先佈置好周密的線索，在龍華機場守候，結果雖然攝得了，但因為張夫人避免攝影，以扇遮面，這張照片上看不出廬山真面目。雖然如此，照片刊出後，已引起讀者極大的注意與興趣，因為這是任何別的報紙上所沒有的。

在張夫人不過是不願自己的照片在報上刊出，故以扇遮面而已；我們上期所談到的林白上校，脾氣就要凶得多，攝影記者要上前為他拍照，簡直有被他揍一頓的危險。這種例子，在國外而且很不少。美國的大財閥摩根（J. Pierpont Morgan），父子兩代都是數一數二的大銀行家和慈善家，但都痛惡攝影記者。老摩根，有一次在一條郵船的餐廳中被一位攝影記者發現，急急攝下一影，老摩根大怒，定要這位記者把底片交出來。記者抵死不肯，僵持不下，就憤憤地把照相機丟入了海裏。事後，老摩根覺得很不好意思，出錢賠了他一架照相機。說到小摩根，也是絕不願讓記者拍照。一九三二年他從歐洲旅行歸國，攝影記者們跟在他後面要照相。他回轉身來，拿手中的洋傘向攝影記者們迎面掃去，並怒罵：「混蛋！滾！」關於這件事情，記者瑪倫波曾有一文記述。他說：



一據說記者很能同情老樹根的不肯拍照，因為他的鼻子曾受傷痕，在照相裏頗為難看。但小樹根爲什麼也不肯拍照，真是使人大惑不解，因爲他長得很英俊，且與國家財政及工業有密切關係，爲報紙所當然要注意的目標。他雖然罵記者們爲混蛋，但事實上記者們都已達到目標，拍得了照。他們是以照相機來報導新聞，所以他們當然有權利可以拍攝，正如記者有權利用筆來寫一樣。他的拒絕拍照，其惟一理由，猜起來或是因爲他有一次會被一怪人想謀害，所以對生人不免有所恐懼。但事實上，原因恐或並不在此。」

很多人因爲拒絕拍照，或向攝影記者揮拳叫罵，結果所拍得的照相，反而比擺好姿勢拍攝的更生動，更古怪，所以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與注意。張嘉璈夫人以扇遮面的照相，所以引起更多人的興趣，其原因即在此。

新聞記者有權利拍攝新聞目標，這是毫無疑義的事。紐約州雖有法律規定未得本人允許不能使用其照相，但這是指用在商業和廣告方面而言，我們上期已提起過了。至於新聞報導上，那是可以用的。一九三七年，紐約鏡報刊出了一張附在一篇特寫中的照片，

是一位印度的音樂師，爲一跳舞的印度女人彈奏舞曲。這位樂師向法院控告鏡報未得其允許擅自使用此照片。結果，最高法院法官辛坦格(Bernard L. Shientz)判決此人敗訴，紐約鏡報可以刊用此照片。判決書中說：

「報紙之可否使用某個人之照片，應視下列之原則而定：一，不得用於商業或廣告之目的；二，不得用於報紙之小說故事中；三，於當前新聞時事之報導中可以自由應用；四，雖非時事新聞，但屬新聞性而非小說性之專欄特寫者，亦可以應用。總之，凡有新聞之價值而非爲謀利之目標者，報紙可以自由使用有關之照片。……」

這當然只是紐約州的一個判例而已，但在其他各州，對於攝影記者拍攝新聞目標及報紙使用新聞人物照片的權利，也皆有類似的判例，茲不贅述。

話雖如此，如果當事者一定不肯拍照，當攝影記者的又怎麼辦呢？報館既然指定他去拍，當然他是必須設法拍到的。爲此，常有時候會遇到甚至生命的危險。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諾克斯微爾「新聞報」的攝影記者瓊斯，有一次去拍麥克尼公司董事長麥克尼爲

酒醉駕車輾斃行人案出庭受訊的照片。麥克尼非但不許他拍攝，而且氣呼呼地抽出袋裏的手鎗，對準瓊斯射擊。瓊斯不慌不忙，也舉起照相機對準麥克尼，拍下了他舉鎗射擊的鏡頭。子彈擦頭頂而過，瓊斯沒有被打中。他拍下鏡頭，收好照相機，對他說：「嚇，你的瞄準工夫不行得很呀！」自己揚長而去。報紙登出了他舉鎗射擊的照片，麥克尼終於琅鐺入獄了。

幸而，這種要拿性命去拚的機會還並不甚多，否則，當攝影記者的真是生命要朝不保夕了。但「力敵」雖不多用，「智取」却是時常用的。在「新聞攝影雜誌」上，就有一位名叫普拉斯（Jack Price）的人撰有一文，傳授「欺騙戰術」。此文頗長，花樣甚多，在這裏當然一言難盡。不過，我們也可以略加介紹，以作參攷。據普拉斯的教導，攝影記者對於下面的幾種辦法不可不知：

（一）「偷天換日」法：先預備好一些廢棄的底片在鏡箱中。遇有拍了照而被拍的人不肯，定要你把底片交出來給他時，你就把這一張給他，而自己真正所攝的照片則仍保留着。若有同伴或助手同往的，則還可共同串通了辦。

（二）「聲東擊西」法：遇到他轉過頭或以手帕或帽子遮面不肯被攝時，可大聲驚呼「火起了！火起了！」常可使此人突然一驚，轉回臉來，或把帽子暫時移開，够你急速拍下照來。當然，這必須要做得像。

（三）「甘言蜜語」法：母親們不願自己的兒子被攝影時，你可騙她說是爲了最近即將舉行的健康比賽或天才兒童比賽等用的，她就會肯了。

（四）「逼上梁山」法：遇有女子不肯被攝影者，你可以好好告訴她說：我們報館裏原有一張你的照片，所以不攝也可以；但那張照片是五年前拍的，顏色已經泛黃，而且很老醜，衣服也怪裏怪樣的；如果你不肯拍，那末我們只好仍



「你說，我們四人中要不要讓個位置給她？」

用那張舊的了。如此一說，她就肯拍了。

(五)「左右埋伏」法：準備拍攝某人時，可在門邊或適當之處二人分開埋伏，一人較為顯露，高舉開末拉準備。如此，當他走過時很容易一眼就注意到了這個攝影記者，於是把頭轉過那邊去，好避開攝影，却不料埋伏在那一頭的就可以拍個正着了。

辦法甚多，此處亦難一一列舉。用這種欺騙的「戰術」制勝，有時當然不免要得罪了人，偶一用之，自無不可，常用就不大好，而且也要失去效力了。

從新聞的觀點上說，報紙固然可以刊登任何有新聞價值，可能引起讀者興趣的照片；但從道德的觀點上看，報紙自己也應該有所約束。譬如一位將軍在前線殉職了，記者去訪問他居留在南京的夫人，她也許因悲痛過度，傷心哭泣，這時候的情狀，我們難道能忍心把它攝影刊出嗎？因為如此將更增加她以後的哀痛。還有許多照片，可能引起人的恐怖心的，也不宜在報上刊出。納粹戰犯里本特洛甫諸人處絞刑後的照片，口鼻流血，面目猙獰，十分可怕，這些照片在美國的報紙上刊出，會引起不少人的抗議與反感，因為它們實在並不能引起什麼「人心大快」的結果，所給

與讀者的，或者是一種悲憫心，或者是覺得我們自己太殘酷；而最普遍的，是一種說不出的要令人作嘔的厭惡情緒。這種種，都是對讀者和社會沒有好處的。我們在這種地方應該要有一種衡量。

由於近來報紙的競爭之烈，大家都是鈎心鬥角，希望能壓倒別人，新聞攝影當然也非例外。這本來是一種好現象，因為有競爭方有進步，但有時運用得太過火了，便不免要從旁路去設法，想能拍攝一些人所不注意時的鏡頭。生動的鏡頭本較呆板的為好，但也不免流於姿態可笑，使被拍攝的人看了不高興。譬如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你一心留神這位部長的不經意時的鏡頭，如搔耳朵，挖鼻子，或者把香烟蒂丟到痰盂中去等等，這些時候，拍出來的表情常會相當可笑，生動則生動矣，但報紙登出這些照片來就未免不公允，因為這並不能算是他正常時候的「自己」。在美國會發生過一件事情，引起軒然大波。一九三六年，羅斯福總統五十生辰之日，招待記者，那天他坐在寫字檯前讓幾十位記者輪流拍照，鎂光燈泡閃閃發光，擦擦作響。等大家拍完了，他的眼睛因多時對着鎂光燈泡的照耀，頗為疲倦，便彎下身來，除去眼鏡，用手

帕揉擦眼睛。正在此時，擦的一閃，有一位記者又拍下了這一個鏡頭。這是一個反對派報紙的記者。第二天，這照片登出來了，還註了一行字說：「總統以體力衰弱，政務煩繁，已不堪支持矣」。從這照片上看，羅斯福的確顯得疲倦無神，沒精打采的樣子，這對於要他下台的反對黨的競選者，當然是一種極好的宣傳資料，可以向選民說：「你們看：老羅已經太老，太衰弱，吃不消了，下次不能再把國家的重任交給他了！」但事實上，這是極不公平的，因為這是利用他不防備的時間偷攝下的。知道了這件事後，各報都很憤憤，認為這位記者有違新聞道德，即使是共和黨的報紙，亦不以此為然，仗義執言，指出這位記者和刊登這照片的那張報紙的不當，其錯誤有似在報導中故意歪曲他在招待會中的報告，或將其斷章取義，以欺瞞讀者一樣。

自此以後，一切白宮中的照片，規定都須各記者同時攝取，不得有先後。而關於羅斯福總統日常私生活的照片，也就從此很少能看到了。

本來，大人物也是人，自然有其「人」的一面，所以，他日常私生活的形象，也大可不必瞞過讀者。

但一個大人物要得到人的尊崇與畏懼，則與人保持一種距離，也是一種必要的手段。人之所以對神或上帝最敬畏不敢稍違者，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神或上帝的緣故；小孩子常怕爸爸而不怕媽媽，也只是因為爸爸和他的接觸較少之故，其理甚明。因此，大人物為了維持尊嚴，大都不大喜歡自己的私生活照相為報紙刊出來。希特勒統治德國時，他四歲時候的一張照相在英美諸國都見刊載，但德國國內的報紙却從未刊載。這四歲時的希特勒，當然樣子遠沒有四十歲時的希特勒威風、神氣，尤其是沒有那一叢他的威嚴所不可缺少的短鬚。這張小孩子的照片如果登出來，豈不是要使那些德國臣民們覺得：原來我們威風八面、叱咤風雲的元首，從前也是這樣一個拖鼻涕的小鬼頭麼？

不過，這種大人物的日常私生活及童年時代的照片，時常很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所以，在不致使當事人弄到啼笑皆非的條件之下，報紙也不妨刊出。許多漫畫，情形也是如此。有的人很有雅量，絕不以此為忤，但有的人却就氣度甚窄，不容人以漫畫手法來畫他的形象。羅斯福總統很喜歡報紙上的關於他的畫像，白宮中一位女秘書每日為他瀏覽各報後一一剪下，

(下接37頁)

## 新聞界新聞

寅

萬份之多。黃氏於七日乘機返國，代表留日華僑，向蔣總統致敬，並遊覽國內各地。

▲上海路透、聯合兩外商通訊社，要求申報、新聞報、大公報、中央日報四報增加稿費未遂，於上月二十四日起停供新聞稿，致成僵局。近聞有某有力人士從中斡旋，不日或可望解決。

▲第十四屆世運會在倫敦開幕，滬、津、港、穗各報體育版均大加擴充，並有編世運特輯者；惟聞倫敦當地報紙對此反並無動靜，世運新聞有時且挨不上體育欄之頭條云。

▲南昌全市日晚報十八隊，因物價飛漲，無法維持，於上月廿六日起用聯合版，正請求四聯總處貸款中。

▲自重慶楊妹之西洋鏡拆穿之後，各地楊妹支店多已銷聲匿跡，繼起者爲「人面蜘蛛」新聞，聲勢亦頗浩蕩。

▲自杭州記者公會首先通電反對戡建委員支薪後，川、湘、贛、魯、粵各地記者公會，亦紛紛作同樣表示。

▲日本「大阪晨報」及「國際新聞」之發行人黃萬居，爲其國最富有之僑胞，大阪晨報銷路達四十

▲青海境內唯一之報紙，具有十八年歷史的「青海民國日報」，因經濟困難，於本月一日起停刊。

▲不久前被捕之前上海軍之友社社長劉德銘，所主持之「小日報」，最近發生裁員糾紛，該報同人發表聲明，內稱：記者月薪僅「百餘萬元」，常以稀飯充飢。

▲杭州外勤記者聯誼會，本月發起整肅運動，檢舉記者圈內腐化份子。杭市記者公會亦重新審查會員資格，被淘汰者佔十分之六。

▲聯合國文教組織最近會提出一緊急計劃，募集白報紙五萬噸，供給中、法、荷三紙荒嚴重國家。

▲太原戰局緊張時，太原各報原擬出聯合版，現因戰局好轉，已暫緩實行。

▲南京新民報自被當局勒令停刊後，已達一月。該報於本月六日，聘請章士釗、周一志等律師，向內政部提出訴願書，請求撤銷停刊處分。

▲長春物價奇昂，上海航報寄往長市者，每月訂費需一億元。

▲伊朗國王欲赴英倫參觀世運，德黑蘭報紙特出版號外，號召人民結隊請願，阻止國王出國，但結果王仍成行。

# 申報在南通

凌·松·壽

在南通，不論在採訪上或分銷上，本報都佔着絕

對的優勢，這是我這次跑到南通去後的一個最鮮明的

印象。因爲，以南通而論，過去是一個模範縣，與上

海只有一江之隔，在工業上、教育上有它悠久的歷史

和深固的基礎。目前，則又是蘇北軍事最高機構的所

在地，爲蘇北數一數二的大鎮。基於此點，所以本報

也應當把這個地方掌握住。而造成這本報現在在南通

的優勢的因素，無疑地是本報採訪和分銷方面諸位全

人心力交勞的成果。

本報在南通的採訪陣容是堅強的，柯以仁、叢永

樞兩兄分別負責軍事、政治、經濟、教育以及其他

社會新聞。他們每天都有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接觸，力

求新聞不使遺漏。他們都是南通地方新聞事業的從業

者，是南通的耳目。以南通這樣的一個地方，有着我

們兩位全人在那裏工作，則南通採訪上之周密，當然

是意料中事了。

申報在南通各階層人物的腦子中，有着一個深刻

的印象。他們看到申報的採訪人員是這樣多，於是聯

想到申報內容的周密。這便影響到銷路。

講銷路，我們在南通不但高居外埠報紙銷路中的

首座，就是南通的四種地方報——綏靖日報、國民日

報、通報、五山日報，其中除去綏靖日報因係第一綏

區主辦，有其特殊的立場和背景而外，都是望塵莫及

，絕對趕不上本報。綏靖日報的銷路約在四千份左右

，因爲我們在南通銷路多，歷史久，所以連帶地把該

報的分銷也委託給本報分館代理。所以，不客氣地說

一句，本報南通分館，是控制了整個南通的新聞界，

並且控制了整個南通人的耳和目。

本報在南通的銷路，目前有一千五百餘份，最高

時到過一千八百份。而新聞報和大公報目前都只銷六

七百份，兩個報加起來還抵不上我們。

現在分館的負責人丁正明兄，還是一個廿餘歲的青年，他於去年三月一日，把原來委託李某代理的分館業務接收下來，那時本報的銷路只有六百份不到，而新聞、大公都超過我們。一年以來，本報在南通獲得了這樣的進展，足爲我們分館得人而慶。

丁正明兄在南通，一切業務，親自處理，處處爲讀者謀便利。他在宣傳上有一套計劃。目前在南通，你可以從無線電中收聽到廣播小姐的清脆的聲音：「諸位聽衆，一個人每天總要看報的，看報當然要看內容最新，歷史最久，銷路最大的申報，申報的南通分館在……」。你翻開南通的地方報紙或看一場電影，又可以看到：「請看銷路最大、歷久彌新的申報」的廣告。最近他又計劃在南通城區和沿江的天生港、任港兩個碼頭上豎立起三塊廣告牌，聽說已經總館同意，則不久的將來，申報對南通人的印象，將可在深刻上再加一層深刻了。

（上接34頁新聞講座）

送給他保存。這些漫畫中，有的把他畫成一頭牛，有的把他畫成一匹驢，形狀可笑，他都以欣賞的態度一分類保存。現在，這些漫畫已可開一個小小的展覽會了。戰時在重慶逝世的國府主席林森，也很喜歡有關自己的漫畫。戰前，上海某畫報刊出一幅漫畫，把他畫成一頭山羊，他看了覺得很像，很有趣，並說：山羊的性格溫厚、和平而又堅定，正似他的性格。所以他特地把這漫畫剪了下來，放在他辦公桌的抽屜中。但不知現在林主席的遺物保存中，還有着這幅漫畫沒有？

（上接29頁申報掌故譚）

大本的「中華民國新地圖」出版迄今，已有十五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中，疆域上、建設上改變得極多，實有修正的必要。曾世英、方俊等先生正率領製圖人員十餘人，根據航空測繪材料，利用國外最新方法，埋頭編繪一本新的中華民國地圖；正式命名，尙未確定，其精細正確之程度，爲從來所未有。這一項工作，現在已進行了一年多，原稿也已完成了十七之七八，預計明年可以出版，順便在此報告這個好消息。

我

與

申

報

楊永濟

我與申報真正發生關係，已經有二十三個月的歷史了。但是我對於申報的認識，却遠在我初後記憶時起。這，完全是由於我家庭從事文化事業的因緣。

那時，正陽關的報紙，雖已有了新聞、大公的銷路，但在申報分館的我的家中，僅僅只能讀到這惟一的申報。爲了年齡的幼稚，報紙對於我最富有誘惑力的不是文字，而是每期的畫刊。之後，我慢慢地也對「兒童之友」感到興趣了。

二十七年抗戰烽火蔓延院北後，舉家南遷，越二年歸來，仍本以往宗旨爲新聞界服務。不過所經銷的報紙，已不是清一色的申報了，有中央，有大公，有

新聞，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但每天第一次接觸我眼

簾的，還是申報。申的長

處，就是他報的短處，諸

如版面美化，圖片清晰，

新聞翔實，水準提高，各

方面在在都都有鐵的事實表現。申報給我知識，申報給我見解，我對申報自然也會無形中產生了好感。在這樣環境的影響下，格外激起我從事新聞界的不少勇氣。

三十四年暑期，我剛十七歲的時候，便私自撰寫通訊了，不論有沒有新聞價值，我都一再刪改過，把它寄到申報通訊科，讀報慾也較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

然而我心血結晶的東西，始終在報幅上沒有發現一條，因爲我相信世界上，祇有最後的成功，沒有最後的失敗，一點兒不頹喪，一點兒不失望。終於，在次年

八月六日，看到通訊版第一條的新聞，是正陽關訊，我年餘的耕耘，總算得到了收穫，不禁暗自微笑了。這更因此鼓勵起我寫作的興趣，進一步去大胆嘗試長

篇的通訊，依然像過去一樣不見披露，同樣地我也沒有減少以往的興趣，這樣度過了一段漫長的時光。

二十三個月中，我一方面讀書，一方面爲館方寫通訊，一分一秒的時間，我都把握住它，正因爲認真工作，努力學習，所以我的腦子常常會感到痛，但





我並不因此放下我的任務和責任。以後，我轉學到壽縣去，正陽關的通訊工作，我的叔父楊道明著實出了不少力，很多的新聞沒有脫漏，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本來，以一個求學的學生，來撰寫通訊，為館方作通訊員，實際上也很難有輝煌的成績表現出來，這方面還得請館內先進們同情原諒的。

談到我為申報撰稿，已至近二百號了，但披露出來的比率很少，我知道一方面是為撰稿技術太差，一方面為稿件內容不適用於館方的需要，為力求精當，以後我便慎而再慎了。

正陽關這個淮河的心臟所在地，交通上，商業上，都佔著相當的地位。可是由於共匪的四方流竄，此間已變為孤島死市一般，靜悄悄的街上，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報導的大新聞。這樣，更縮減了發稿的次數。館方雖屢次催稿，實在我有難言的痛苦，因為我不願把沒有多數人要知道的新聞寄去，而且我不是製造新聞的人。

今天，我已結束了中學階段，仍需要繼續地為事業基礎而努力，去投考我心嚮往之的新聞學系，作一個終身的無冕帝王，寫出我的社會觀。將來，現在，

我都願與申報永遠的聯繫著，貢獻我的力量給申報，而祈望申報也給年輕的我以生長發展。

### 本報乒乓隊戰報

魯

本報乒乓隊應華聯華乒兵隊之約，於本月十四日下午六時，在本報球室作友誼比賽。華聯華隊擁有一名將李再春、李飛驎、徐芝福、應後俊等，本報隊因宿將馮塘初缺席，結果以二分之差，負於華聯華隊。茲將本報隊賽員及戰績列後：

球員	賽	勝	負
單亞廬	五	三	二
沈錦龍	五	二	三
許振揚	五	二	三
單大雄	五	二	三
應保康	四	二	二
總計：	得十一分，失十三分。		

# 安徽巢縣的新聞界

汪鑑卿

巢縣是皖中一個小縣城，要不是合（肥）蕪（湖），算是日報。

（汽車打這兒經過，整個的巢縣城，很難聞得點聲息，街上也不掀起一團灰塵。居於城廂內外的人們，猶如巢內翹毛未齊的小鳥樣一般平靜，度着依賴老鳥張嘴等食的生活。八年的抗戰火燄，沒有燃起蘊蓄在他（她）們內心裏的怒火，濺亂的動員，亦不能激動他們目前握手合作的警悟。這現象很顯著的是一種不應該的缺陷。

巢縣無電信局，因之新聞紙的水準較他縣稍低，戰前全縣就沒有一個單獨正常的日報，要想看當天的國內外新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其實，這也難怪，以全縣新聞事業看來，最大的報紙，僅僅只有一張四開石印不定期——筆者會任外勤的——「南巢導報」一點綴着，國內外新聞要等郵局送來，剪點上海申報和首都報紙的消息，再給人民看一次「明日黃花」。

巢縣現在新聞是進步了，記得筆者於三十五年七月間奉調東北（中央社記者）工作，由湘沅來巢時，看到四家報紙，這是全安徽省四等縣尚少有的現象。縣府爲了配合各報社的新聞資料（也可說傳達法令和統制新聞），乃辦了一個革新通訊社，社長是主任秘書彭象明兼，筆者回來，承「巢聲」「活力」兩報聘爲總編，一個對新聞極感興趣，而純是既無學識，又乏經驗的門外漢，內心總想多點機會從事文化練習，本人即爲了這一點，而認識了整個巢縣人。

巢縣報紙刊載新聞，先

要秤秤這件新聞有無危險的後果，要不然刊載後，定會有遭到不良的下場——暗殺！在這種政治人事複雜情形



下，一個民間報紙，超然立場的新聞記者，是最感頭痛的。第一，採訪時十有九次給你一個不在家；第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訪到一件新聞時，必須撰了拿給原主老爺看看（當然不敢說壞話）。最討厭的是，每每要你替它吹。有良心的人，當然不願如此做，於是，你就再也莫想見他了。

巢聲日報由青年團辦，日出四開，石印三百份，逐日分寄外縣各團部約百五十幾份。一版是剪載外報的國內外簡訊，二版上半版是地方新聞和團部法令及工作情形，下半版「湖光」全是抱本照抄的三民主義。該報出世五個月，生命即隨着黨團合併，雲消雨歇了。

巢縣活力報三日刊，社長為陳樹棠，他是聯絡站長，內外勤除筆者負責一版外，其餘是青一色的幹訓生，發行數約二百多份，讀者全是一班幹訓生（少數機關也訂），內容很少外埠新聞。「活力副刊」，多半是幹訓生的動態，和黃色新聞，編者是採取舊式章回小說樣的標題，四開毛邊紙石印。後來，它與革新通訊社合辦，名為「革新報」，出了不久，該站奉令裁撤，多數幹訓生失業，該報在無形中也壽終了。

巢縣日報是南巢導報的後裔，日出四開石印三百

份，社長劉某，一次因刊載一竹槓新聞，拿了賄，縣司法處要來查他，他溜之乎也，報館也就關了門。

黃麓導報，發行人楊先禮。他自三十四年孔子誕辰開始辦黃麓校友通訊，（半月刊石印四開，由各校友出資），繼辦黃麓導報。上年各校友聯名請求張治中將軍捐贈了一部四開平面印報機，六燈美式收報機，發電機，和僅能敷衍八開頭五兩號鉛字。在此地，鉛字報是有巢以來的創舉。該報今年元旦日創刊，出了一張八開日刊，至目前止，還僅第三號，第四號日刊尚不知到那天才問世。該報每期約印二百到二百五十份左右，經濟全賴外埠校友捐助。幸虧它開支少，目前只用了一個排字工人。

巢縣商報——日刊，日出八開二版，新聞紙石印五百多份，基本定戶，有四百多家商店，編排是仿申報縮小格式，有國內外新聞（剪申報），社論，本邑各鄉鎮通訊，商店廣告，行情，地方動態，經濟，文藝，體育等等各欄，東西南北應有盡有，頗得各定戶擁護，可稱民間報紙。負責人是商會理事長參會副議長王紹祁，上年九月出刊以來，除例假休刊外，從未間斷。筆者僅以「長命富貴」四字祝它，作為我的本文結束。

## 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館內消息溝通同人情感灌輸新聞學術相互砥礪切磋爲宗旨

二、歡迎館內及外埠工作同人惠賜關於工作情況及經驗方面之文字

三、爲篇幅關係來稿最好在二三千字左右能附照片更佳

四、本刊對來稿文字得酌量刪節或重寫一經刊載稿酬從豐

五、來稿請逕送本報編輯部資料室嚴 晉